聯合畫報

週刊

（本期共兩大張）

第一三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一日

聯合畫報社出版
發行人：杭勤忠
主編：舒宗僑
社址：重慶青年路十六號
報電掛號：渝二九七三
電話：四一九四七
昆明辦事處：南屏街華僑大廈
成都辦事處：暑襪街四十一號
定價：零售每份四十元　三個月一五〇〇元　半年一，〇〇〇元　全年二，〇〇〇元（郵費封套在內）
印刷者：文化建設印務局
辦事處：備奇門行街八二二八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八二三號
中華郵政登記第一類新聞紙類
東川郵局執照八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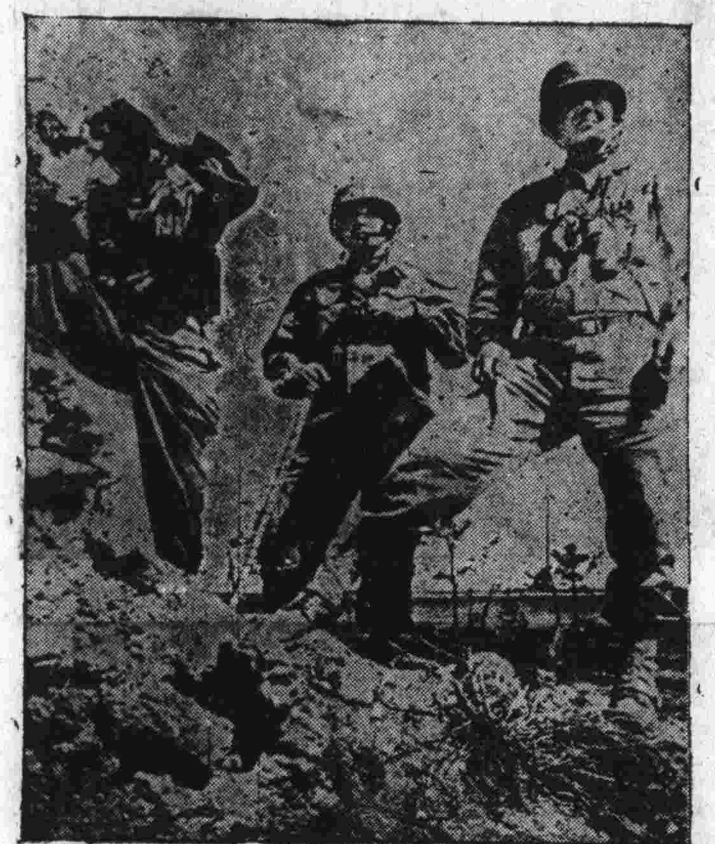
本期重要目錄

日本本土在火葬中
美杜立特將軍
荷吉斯將軍
歐戰勝利，一切平靜
納粹的藏金窟
解放的喚呼
大琉球風光
島上人民開始新的生活
美軍醫療島上受傷兒童
杜魯門總統的老家
美巨型母艦羅斯福號下水
裸體的「遠征者」

日本本土在火葬中

日本本土最近數月正在舉行隆重的火葬。主持火葬的是盟國的海空軍健兒，被火葬的是日本的軍事工業，港灣設備，機場。火葬舉行的地點，包括東京，名古屋，九州等處。尤其東京，是大火葬的中心。五月廿三日午前三時起，美超級堡壘五百五十架投下燃燒彈七十萬枚，計四千五百噸，空襲時間達兩小時。廿五日又襲第二次，投彈四千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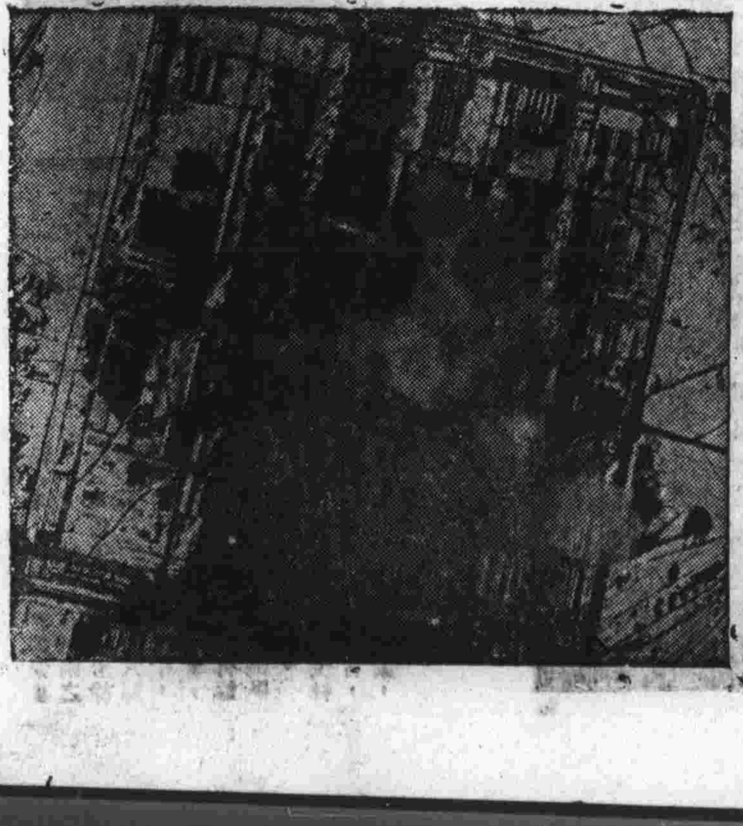
目前，一九四二年四月首次領導轟炸東京的杜立特將軍，即將領導他的第八航空隊從歐洲到太平洋上作戰，第八航空隊一次可出動四引擎轟炸機二千架。下爲日本遭受轟炸之最慘烈落彈最多的一次，即五月十四日名古屋之被炸，是日白晝巨機五百架往投燃燒彈五十萬枚，又巨彈三千五百噸。下爲轟炸時之情況，右上角爲落下之炸彈。十六日（日本時間十七日）又有B-29往炸，投凝結汽油彈一百餘萬枚。



大琉球島上之居里，經卅八日之激烈戰鬥後，日軍業已撤退，上爲个指揮進攻大琉球首都那霸之美軍將領。左起第十軍軍長布克勒中將，陸戰隊第六師師長雷佛德少將，副師長克里門特准將。（廿四日琉球島無線電傳眞照片）

即將率著名之美國第一軍來遠東作戰之荷吉斯將軍。←

日本軍事最大之漏洞即航空工業的落後，盟國今日最大攻擊目標亦爲日本之航空工廠。下爲東京西北四十英哩之Nakajima Ota與Koazum飛機廠被炸情況。↓



美第八航空隊司令杜立特↑二級上將，將率部東來，打擊日寇。

→神戶三菱製鋼廠被美航機轟機炸成一片瓦礫，炸彈落水，濺花朵朵。（塞班無線電傳眞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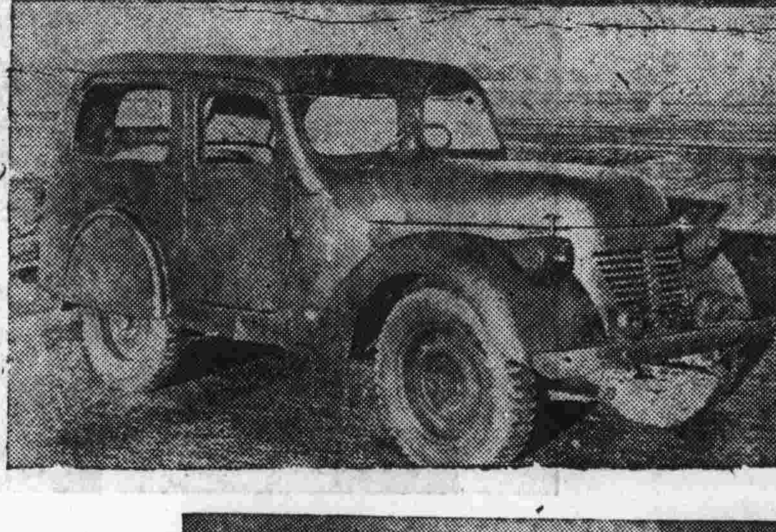
美巨型母艦羅斯福號下水

美國新型四萬五千噸之富蘭克林．D．羅斯福號航空母艦於四月二十九日在紐約海軍船塢中舉行下水典禮，行擲瓶禮者爲美太平洋艦隊副司令陳爾斯中將夫人（上圖）。圖中最右方爲羅斯福夫人，其旁左起爲全美艦隊司令金氏海軍上將及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下圖爲停泊於紐約船塢中之羅斯福號母艦雄姿，該艦與珊瑚海號爲姐妹船，均爲世界最大之航空母艦，該艦下水時，羅斯福夫人曾發表演說。

杜魯門總統的老家

現任美國大總統哈萊．S．杜魯門生長於米蘇里州的田莊中，右圖一幢維多利亞時代形式的建築，就是杜魯門總統在故鄉的住所。杜總統酷愛田間生活，他對耕植極有研究，常對人說，他是故鄉中耕地耕得最直的人。

★吉浦車的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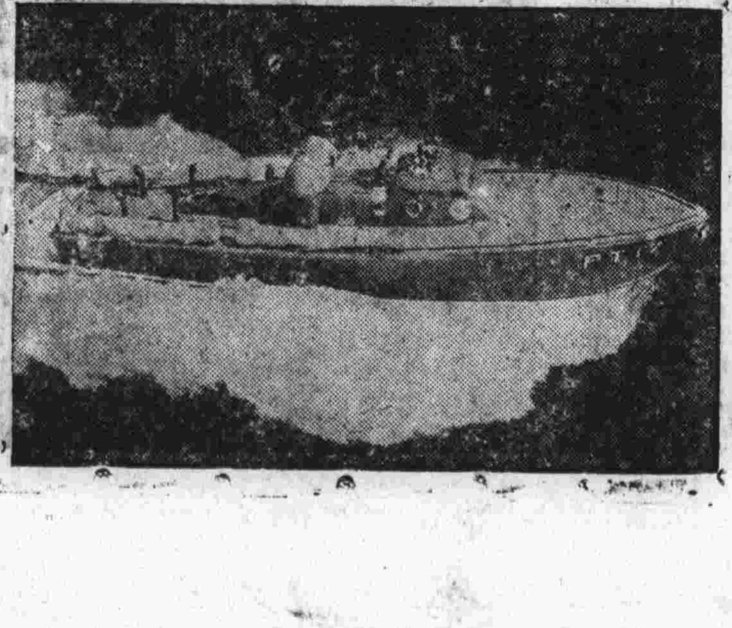
美國許多士兵現在已經在計劃如何爲吉浦車「復員」了。左圖是一位士兵改製的吉浦轎車，很有點像小型奧斯丁汽車。

美國海軍的偉大陣容

掃雷艇大鴉號

輕便敏捷的美國海軍掃雷艇大鴉號（Raven）是在一九四〇年下水的，和它同樣的掃雷艇有四十三艘，此種小型艇隻係用作海灣防務工作者，由台柴爾引擎發動，速度十八海里。

魚雷巡弋艇「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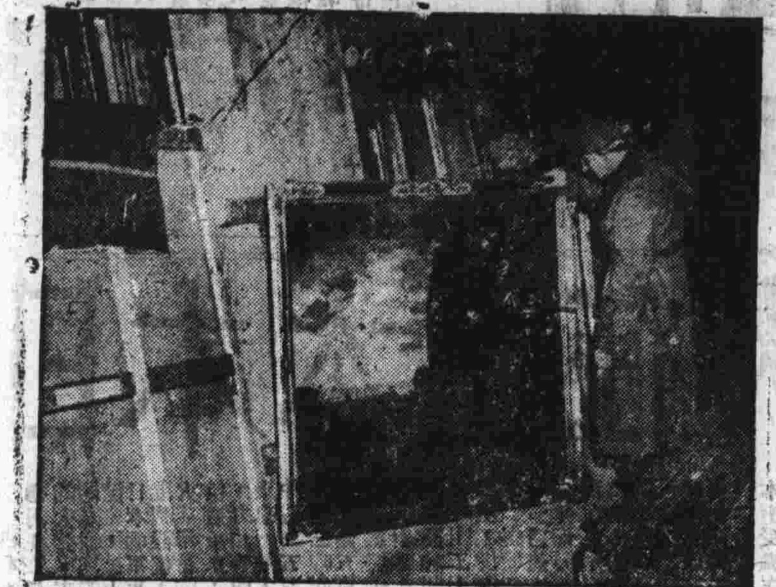
像「一七」號的摩托化魚雷艇（PT艇）速度七十浬，係按英PT—九式製成，長七十七呎，在怒浪中能維持五十浬速度，如單開一引擎作九浬速度航行時，可航二千哩，裝有魚雷高射砲，及深水炸彈。

裸體的「遠征者」

右圖中一架不加橄欖色的C——四十六「遠征者」運輸機（下面一架），正和一架同型的，穿着橄欖色漆裝的運輸機比翼而飛。除去油漆後，飛行阻力減少，速度因而增加。「遠征者」是最大的雙引擎運輸機，它在中印空運中貢獻極大。現在美機廠所出此項飛機均不加漆，亦爲加緊對華空運速度之一項措置。

歐戰勝利，一切平靜

歐洲戰事勝利結束，納粹進行無條件投降接洽之消息傳至義大利北部後，盟軍加緊攻擊頑敵，義北民軍亦及時展開攻勢。該區內負責作戰之納粹至此乃知大勢已去，乃首先向地中海區盟軍總部提出無條件投降之請求，右圖爲地中海區盟軍總司令亞力山大之參謀長摩根將軍在德方投降書上簽名時情形。（地中海區無線電傳眞，遲到）



納粹的藏金窟

美第三軍在茂格爾鹽鑛中所發現的德國存金及藝術珍品，各國紙幣，據估計係德國國家銀行之全部準備金，其所貯黃金，約抵全德國所存者；紙幣總値爲美金二十二萬萬元，據被俘之國家銀行保管人法里茲·緯也克稱，自二月起，黃金即開始自柏林運此。美軍於佔領該鑛後第二日炸一磚牆時，復發見拉斐爾、林白蘭特、范·合克等名畫以及哥德之原稿。上圖中一美國士兵正在檢視一幅名畫，下圖中一位第三軍第九十師的軍官正試着估計一下地下室中貯金數量，地上一袋一袋的都是純粹的金條。

解放的歡呼

↑德國無條件投降了，在戰爭中被俘的盟國軍人完全被解放了。他們在德國集中營中挨餓受刑，作苦工，十分痛苦，現在他們重見天日，欣喜萬分。圖爲美國被俘士兵出集中營時歡呼之狀。

惡魔末日

法西斯主義創始者墨索里尼已於四月二十八日在米蘭之科摩湖畔爲義大利愛國志士槍決，墨魔厲行獨裁，使義大利人民陷於極端困苦之境地中，更幫和希特勒發動歐洲戰爭，荼毒生靈，破壞和平，死有餘辜。左圖爲墨魔被槍決後倒臥於與其同時槍決之情婦葛萊拉·比塔西懷中情形。

希特勒，戈培爾死後，希姆萊亦以自殺聞，戈林則已被解赴英。按納粹高級官員最先被盟軍捕獲者，爲前駐土大使巴本（上圖），彼爲一狡詭之外交家，不久卽將受審。

大琉球島風光

島上人民開始了新的生活 日本軍閥惡意宣傳被揭破

大琉球（即沖繩）島在日本本土之南，距九州不過三百七十哩。美軍自四月初登陸該島之後，卽遭遇日寇頑強之抵抗，現美軍已[illegible]，戰爭即將結束。島上居民前此受日本軍閥宣傳之矇蔽，對美軍具戒懼之心。但美軍在島上之寬大措施，已完全打破居民之疑慮，他們在美軍保護下，開始和平中的新生活。

右圖中美國陸軍軍醫人員正在爲一位因流彈受傷的大琉球島上兒童治療傷口。上圖中一位被美軍救運至難民營中去的小女孩，正坐在她家人的行李什物堆上，安閒地啃着一枝甘蔗。日寇宣傳中的美國軍隊兇惡情形，大琉球島上居民並未見到，因此他們失去了對日寇的信仰。

在登陸大琉球島的前六天，美國第十軍已佔領了琉球羣島中慶良間島中的八座島嶼，慶良間島距大琉球不過二十哩，島中居民最先發覺日本軍閥無恥之惡意宣傳，他們在美軍佔領之土地上，得享更佳之生活待遇，上圖爲座間味島上居民讀美軍公告時情形。右圖中美國第十軍的一位兄弟正和大琉球島上一位小孩子分享他的戰地分配口糧。大琉球島上居民對美軍優厚之待遇，深感驚異。彼等紛紛自動投入美軍難民營中，受美軍之保護。

到四月七日爲止，美軍已攻佔長六十五哩的大琉球島的三分之二地區，在尼米茲元帥的美國軍政府統治之下的大琉球島居民達四三，三七八人。難民們在美軍進攻該島前進行繼續九日之大轟炸時，都避居山穴中，美軍到達後立即進行安撫工作，保護居民安返家園，收割作物，並將自日軍手中奪得之食糧，分發各居民。上圖中避難之人民，成羣結隊，各返家鄉，在途中略事休息。

美軍南下向大琉球島首都那覇進迫時，島上居民聞知美軍政府對人民十分優待，紛紛前來投靠，美軍所辦之難民營中人數乃增至六萬餘人。右圖中一位美陸戰隊隊員正將一雙海軍所穿之釘靴，遞送給島上農民，這農民袋質衣服，穿着美軍頒發的衣裝，不知是否該再接受這雙優良的皮靴。左圖中兩位美軍醫藥人員正在爲一位腿上爲彈片劃傷的大琉球島上農民治療傷處。在美軍登陸初期中，有二萬五千名島上居民，安返彼等之田地上工作。

聯合畫報 週刊
發行人 杭勤思 主編 舒宗僑
社址：重慶青年路十六號 昆明辦事處：南屏街華匯大廈 成都辦事處：興隆街四一號
內政部登記證字八二二號 中華郵政登記第一類新聞紙執照第八二三號
中華民國卅四年 六月一日
第一三四期 第二張

一週間

五月二十一日 區域規劃問題，五強已成立協議。桂境我軍二十日克河池，本日復克金城江。六全代會閉幕。

二十二日 閩東我軍克連江城及長門，桂南二十日克復貴縣。

二十三日 [illegible]

二十四日 [illegible]

二十五日 美機五百架猛炸東京，邱吉爾新閣組成，外相艾登留任。[illegible]

二十六日 巴森[illegible]舊金山會議，我國所提建議案，已獲通過。

二十七日 廣西我軍克南寧。

本期重要目錄（二）

加強對日本壓力
如何供應 莊南作
日本偶像觀念
歐戰的問題
蒂田的畫（續） 白禾譯
盟機炸彈下的日本 田濤
怎樣紀念陣亡將士

美機大炸東京 我軍克復南寧
加強對日壓力！
盟方具總攻之先決條件
——一週戰局綜述——

日本已經體味到盟國空中攻勢的滋味了。自上週以來，B——二十九超級堡壘不斷轟炸橫濱，名古屋，東京等工業地區，二十五日晚自馬里亞納基地起飛之B二九式機二百五十架，對東京作繼續三小時之轟炸，日寇皇宮神社均被燒燬，時狂風忽起，火勢不可收遏，頓使東京成為一片火海，鈴木兩次召集緊急內閣會議，除望火束手外，一無發展。目前自大琉球島起飛之美長距離轟炸機，已能飛臨日本本土各目標上空，同時杜立特二級上將已於二十六日抵華盛頓，美第八航空隊即將東調，對日本之空中攻勢，將日趨激烈。

大琉球島上之日軍，仍在頑強抵抗美軍攻勢。已崩潰，二十九日美軍已佔大琉球部首那霸，此一綫日軍之崩潰，使島中部重鎮首里之日軍背部，深感威脅，劉那霸方面日軍有向東及向東北調動，今後彼等或將以首里為據點，負隅作更頑強之抵抗。首里之戰，可能成為大琉球島上最後之一場決戰。目前因雨，島上美軍之進展不能如預期之速，但為建立攻日之強大基地計，美軍必將及時完全肅清大琉球島上之日寇。

菲律濱方面，截至二十七日，呂宋方面美軍已在碧他嬰以北獲得據地。民答那峨方面美軍正在追擊退入山中之潰敵。台灣方面，活動略少。東印度方面，盟機因受氣候限制，目前與中國沿海地區同樣成為美機巡弋之地區，二十七日美機在婆羅洲南岸發見集結之敵船舶，曾予以痛懲，共擊沉二十餘艘。塔拉干島上之澳軍尚在節節推進中，美機予島上日寇各基地之打擊甚大。新幾內亞，俾斯麥克，所羅門區內美軍正浸潤清除殘敵工作，威瓦克區內之日寇，已被迫退出彼等之據點。

中國戰場上我軍於二十七日上午八時克復南寧，麕進方面我軍於廿六日攻達甯德附近。浙東方面敵自永嘉出動，有南向進犯瑞安之企圖，但我軍立即向永嘉發動攻勢。豫西方面敵一度反攻，但為我軍所挫。豫南戰事仍在西峽口方面相持，湘西我軍則在不斷推進中。

綜觀一週戰局，盟國對日最後總攻之期，似已不遠。美軍在太平洋方面所處之局勢，與我軍在閩州沿海之攻勢配合已使盟軍握有進攻日本本土，登陸中國沿海，進攻台灣及進攻海南島，越南等地之先決條件（參看附圖）。引用尼米茲元帥的話說來：「假若敵人的計劃是由常識指導的話，他會選擇投降的。」但我們以為必需對這個頑強的敵人加大壓力」。因此，在目前最當為我們所注意的，該是「如何加大壓力」而不是許多「假使日本投降後」的美夢！

歐洲戰後的局勢，似乎不夠澄清，但這原是意料中的事。的里雅斯德問題解決後，敘里亞，黎巴嫩和法國之間的糾紛又起。賀浦金斯，合維斯受杜魯門總統命分訪蘇聯和英國，以及傳說在七八月中即將舉行的杜、邱、史三巨頭會議，或許是明瞭這解決歐洲戰後局勢的新努力。在舊金山會議中，託治和區域安全兩大問題已經得到相當一致的解決，這正說明今後盟國間覓取最友善的方法處理許多問題是絕對可能的事。（截至二十九日）

攻勢下的日寇

日寇遭遇日益以「自殺飛機」「玉碎」作為可憐的最後賭博的本錢，但大琉球最近被美軍佔領是必然之事，菲律賓群島的收復是一個例子，這些極近日本本土的據點的喪失，使盟軍對日總攻獲得了寶貴的基地，國軍攻克福州馬尾等地更是大陸和海上配合的呼應，圖中箭頭顯示自這些據點對日進攻可能的路線。

如何供應？ 莊南作

德俘的生活

（倫敦五月廿八日電）大批德軍上級官員戰爭罪犯囚禁瑞士邊境集中營，漢德附近即有德海軍上將三名，包括狄德瑪爾（德國軍事評論家），及其他上級人士共二百名。分別安置於丹茲代爾大廈內，每室居四人，臥鋼絲牀，飲食則共聚一大餐廳內中。營處瑞士大湖風景區，此德將士在英軍衛隊監視下，自由散步林間，或作陽光浴，或讀書，或寫作。每日點名四次，以防越獄之舉。每晚十時入營，十一時熄燈，生活至為舒適。據英軍衛隊述稱：彼等並不向德俘敬禮，亦不准德俘行納粹禮。營內備有德文書籍，及英語報紙，並准戰犯收聽無線電播音。

墨索里尼元配夫人被捕

（紐約五月十七日訊）墨索里尼與其情婦克來拉·貝塔西死後，其元配夫人今日與其兩幼子在瑞士邊境被捕。並在其身上抄出大量珠寶及十二萬里拉，和大利游擊隊將其交付美軍政治犯集中營，或將以無罪獲釋。

治瘧新藥發明

（倫敦五月廿三日電）英軍當局守秘密中之德軍曾在義境大決水堤，致使英駐軍備受瘧疾之苦，而奎寧藥料又為日寇所壟斷。幸最近英醫藥界已發明新藥以制瘧疾，且利用德國藥品以治之。此項新藥，現尚在秘密保守中，但已施於千餘病人身上，而結果良好。

柏林之戰影片攝成

（倫敦五月廿三日電）遠征柏林之戰已攝成影片二萬餘呎，自與特洞擺血戰地起，至攻入柏林巷戰，德守軍投降，及蘇軍元帥朱可夫將軍與其參謀。

病兵難童待救 ——來函照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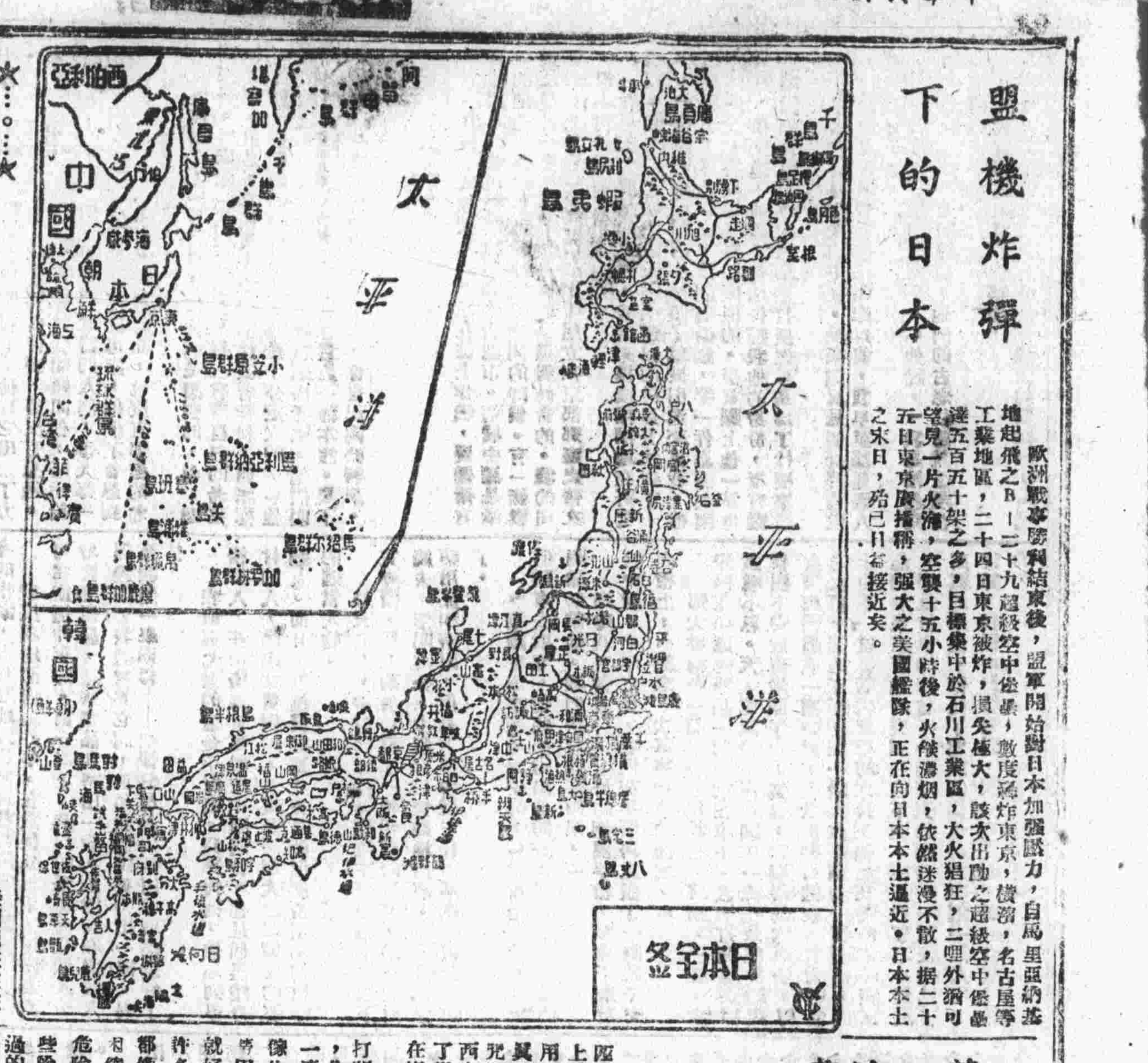
本報茲接柳州讀者來函一則，述及黔桂道上病兵問題，難童問題，特照原文登載，請有關方面注意。

宗僑先生：十三日中午由宜山至河池路上，見聞甚多，其中病兵死於途中者，不忍忘懷者即病兵死於途。此外難童徒步由桂至黔，路兩旁隨時可見。[illegible]希望政府當局與此問題應予深切注意，永不能再讓[illegible]。

弟 [illegible] 五月十四日

盟機炸彈下的日本

歐洲戰事勝利結束後，盟軍開始對日本加強壓力，自馬里亞納基地起飛之B——二十九超級空中堡壘，數度轟炸東京，橫濱，名古屋等工業地區，二十四日東京被炸，損失極大，該次出動之超級空中堡壘達五百五十架之多，目標集中於石川工業區，大火猖狂，二哩外猶可望見一片火海，空襲十五小時後，火焰濃烟，依然迷漫不散，據二十五日東京廣播稱，強大之美國艦隊，正在向日本本土逼近。日本本土之末日，殆已日益接近矣。



怎樣紀念陣亡將士？

美國現在正在設計各種新的方法紀念大戰中的陣亡將士。

——美國通訊——

據美聯社的調查，據說中的辦法各有巧妙不同，路易西安那州的巴頓各地方將造一座大廈，形式要像一架超級堡壘，裏面包括一個大禮堂，一個體育館，九個會議室。加州與內布拉斯加州與瑪哈兩處地方打算設個紀念公園，密蘇里打算造個歌劇院。新英格蘭增一個公有森林，舊金山打算造個空運港。也許關於當前流行的一些紀念辦法的宗旨說得最具體莫過於田納西州那希維爾商會會長的說法：「與其立塊高得坐也坐不上的大理石碑，還不如造些實用的東西好」。

堪薩斯城在上次大戰之後曾化過三百萬元造一個紀念碑與博物館，把它呈獻給潘興將軍，福熙元帥與俾第海軍上將，可是現在全市攜手一致地主張要造個體育館或運動場了。

這時候也有一個請求辦辦的主張，擁護的是對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長伊辭郎。他說他個人也贊成建立運動的紀念，但是最好還是等紀念的對象——將士們回來以後表示了意見再說。有許多地方已經開始行動，它們分別指定了基地，舉行了建築設計競賽，並已開始籌款與徵求地皮。有些地方甚至已經完成了紀念工程。維吉尼亞州在門羅公園內一座二十五呎長十一呎高的牆，上面嵌有約西亞州出征的大理石三排，石上將刻以維吉尼亞州出征死難將士的名字。

新奧倫斯已在運河街上立了一個海軍陸戰隊女隊員的全身像，把它獻給所有參與各種部隊的女公民。聖路易斯籌了三萬七千元，決定立一大理石的柱，使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陣亡將士紀念碑遙遙對峙。

密蘇里州打算造個大運動場，以便將來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陸海軍足球對抗賽等。

蒂田的畫（續篇）

B·卡伐林作 白禾譯

（上接第七版）

（二）

五月底我們離開p城。我們要通過勃雷仁斯克森林，繞過波羅斯，乞維克沼澤地。這次行軍的詳情不必我細說——紅星報和其他報紙上都說過了。我們要打過一千多公里的路途。我們沒有麵包。我們靠野火來燒烤馬肉，有時不能生火，還得吃生馬肉。不幸的是那森林子裏也是一片荒涼，沒有菁兒或事子之類的東西。

可是，說起那蒂田呀。它不過是一張在我們看來絕對沒一點用處的畫我們不能吃它，也不能拿它當子彈放。當我們還有馬匹時，蒂田是被綁在馬鞍上的。我們吃馬時，就得用手挾着蒂田走了——這真是很吃力的。弟兄們都咒罵着。如果我們『還東西——這又大又重的，畫了幾個跳舞人兒的畫一丟在樹林裏，又怎樣呢？

可是有一次爭論中尉打開了畫給弟兄們看。嚇，你猜出了什麼事：我這一連人大都是樸實簡單的傢伙，以前誰也沒聽見過蒂田的名。但是，那時，就好像一種光亮照耀在這許多愁苦的臉上了。一切都像是消逝了——飢餓，困倦，和森林中壓着的危險。我們眼前是畫中那些愉快，蹈跳着的人們所過的那種健康快樂的生活。這些跳舞的人們顯然是和我們在一起的，那位當那個喝著酒，跳着在酬鼓上，長着鬈髮的青年士兵的畫家也和我們一起，還有那許多且歌且舞的美麗姑娘，還有那些我們所吃的大雞，這一切像是很神秘的。

我們要吃它，天哪！我們願在掛滿燈籠開滿花朵的蘋果樹下喝酒跳舞。我們坐在髒了的戰車中，駛過莫斯科街道上去，像畫中那樣的美麗姑娘們要來用鮮花歡迎我們。一定有鮮花的，到處都是鮮花。我們將站在彈孔累累的旗幟下向司令做最後的報告說：戰爭過去了。我們得勝了！

我好像太詩意了。不過老實說，當時正是如此。它不是夢，它不在挨餓行軍二十五公里後，一位被俄的戰士在稠密的林子中見到的幻象。這種未來的思想，就像軍事命令一樣的準確。不論無論怎樣困難，我們都要完成它的。

那時真是艱苦的日子。德國人不去地追着我們和包圍我們，我們還沒和游擊隊取得聯絡，因此飢餓不堪。途中還有許多受傷的人，我們一路拖着他們，那疲累極了。但是那時竟再沒人想去掉那幅笨重的大畫，它現在是用我們僅有的綠皮毯帳中的一幅畫緊包着的。晚上我們分派崗哨時，總要派一個人守衛蒂田。它是我們的軍旗，我們把它當軍旗似地守衛着。

我說那時情形很困苦。但是如果沒有那幅畫，我們會覺得更苦的。有一次，當我們過斯那河時，我們幾乎失掉它。受命攜帶蒂田的水手被敵人射死墮了河。那幅畫被遺留在左岸，我們這一連人已經在右岸了。我徵集志願人員，三位弟兄，由諾令領頭，渡過河去取回那幅畫。

無疑地，他們一定會送死的——天已經很亮了，我們是趁黑夜渡河的。但是天啊！難道要我們丟下那個穿皮鞋服的士兵，丟下那些健康的，跳舞的姑娘，丟下雞鴨，丟下那樣豐滿的生活嗎？難道要我們把那幅畫上充分表現出來的我們的未來送給德國人嗎？不能那樣的。因此，在德國的火力掩護下，我們四弟兄乘一小舟渡河，對德國人進行正面攻擊。這種登陸正是他們所喜歡的。

兩小時之後，他們帶着畫回來了。它中了彈，一顆子彈穿過了那大兵舉起酒杯的手，因為畫是捲起來放在一個筒中的，畫上一位姑娘，以後其他許多地方也被這顆子彈打穿了。但是那位中尉很明白這種事務，他說到莫斯科後，他們會找畫家們把一切都弄得和以前一樣的。

「這叫做紀念，」他說，「而且我敢說，以後你們絕不會找出彈孔在那些地方。」

秋天，我們在距都拉不遠的地方重會大隊。那時我們已經穿上毛皮戰鞋，腳上還包著從馬鞍上割下來的碎片。我們都是條馬褲。我開戰時穿它，打算一直穿到停止。最後的一個德國人，要是那時還有一個德國人在地上的話——會看見我穿着這條馬褲在柏林街道上走的！

「那幅畫呢？」中尉給長說完後，我問他。

「我們把它帶到莫斯科，」他答道，「有一大，博物館工作人員來把它送到安全地帶去。巧的那是一堆人中的頭兒是一位老頭，他使我想起了那個可憐的柏乞克亨——也是個與寡婦的藝術家。他見了那幅畫，竟哭着對我說：『上尉，你完成了一件偉大的事業！』嚇，我還有一張照片呢。我們把蒂田的畫交給博物館之前，大家在它前面攝了一張團體照做紀念。」

他找到那張照片給我看：水手們坐在帳篷前在蒂田前面。他們身後是那畫中輝煌的未來景象，那幅畫真像一面彈孔累累的戰旗！

時事問答答案

（一）一九三九年以前，的里雅斯德屬義大利；第一次大戰前彼等屬奧國。

（二）吉爾福在政治上已失勢，他現住在法國鄉間，寂寞無聊的人已衰年紀老了！

（三）按美國會名冊中，杜魯門總統為第三十二任大總統，羅斯福總統為第三十二任。克利夫蘭在一八八五至一八八九年任總統，後自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七又任總統，一般人將他列為第二十二任及第二十四任總統，而在官方名冊中他算為第二十二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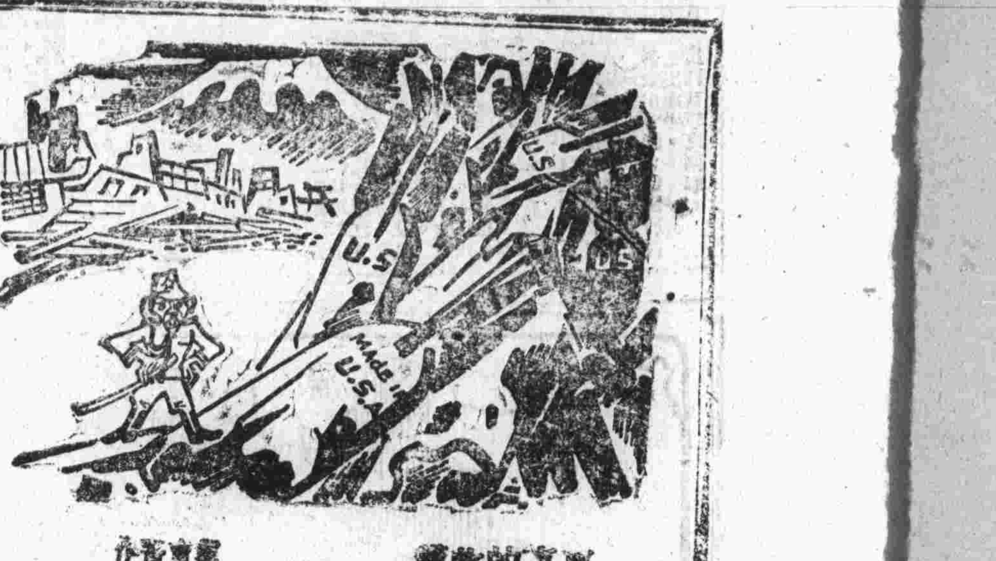
（四）一八〇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拿破崙進入普魯士之京城——即今柏林。

本報加價緊縮發行啓事

本報自今日（六月一日）起實行調整定價，每份改售四十元，訂閱三月五百元，六月一千元，全年二千元（郵費封套費在內）。又本報因銷行數字增加過多，已超過印刷機所可負擔之出產量多多，致若干讀者報印刷不濟，發出較遲，良用抱憾！目前在設備未改進前，希望各同行非至萬不得已請暫勿加報，讀者讀後之報轉贈或借人或與友人聯合訂閱，藉以補救。餘額與必須訂閱之人，至各同行盼能按時寄款，一經停發即將預數移轉他人，希鑒諒為荷！

日本的偶像觀念

O．拉鐵摩爾作 馬之安譯


東京的敗像　羅育哲作

一

華盛頓尚許多日本通曾告訴你日本是又神秘，又狂妄，而且不爲普通的理智所瞭解。在倫敦你也會碰到不少同樣的專家。我們對這些專家敬佩非凡。但是竟沒有人敢去反叛這些權威，實際上所謂日本通的說法是又混亂又誇張。

無論我們對日本的隔膜是由於情報的疏忽，或是有情報而沒有瞭解；總之我們的思想是爲成見所蒙蔽。一切來到我們手上的事實總爲這些成見所左右；如果不跟成見符合，事實反被忽視，被歪曲，或是被遺漏。這些偏見便成了日本專家們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

偶像的中心當然是日本天皇。如果我們能夠瞭解天皇，一切不可解的日本傳奇便也不存在了。試問天皇的教條對於日本海陸將軍們，銀行家，經理們，工廠工人或農民們，究竟是不是起同樣的作用？我們是否能除去天皇使激動黷武主義的重心，或是擁護天皇而推行反對武力主義？在天皇統治下有無民主王國的可能？所講日本自由主義者究竟是什麼東西？一般認爲日本不能理解外國思想，以及我們不會瞭解日本思想的話是否真確？這些問題多少總跟天皇這偶像有關。

正統派的日本通在接近天皇的時候，往往接受日本人所公認的天皇之神聖。因此在研究日本歷史，文學，和神道中所能探討的，祇是天皇的神聖到什麼程度，以及這種神聖的觀念怎樣在日本人的思想上起作用等等。爲這些偏見所限制是既不科學化，又是不必要的。事實是；祇要把日本近代史作一個的分析，便可以使天皇脫去它神秘的陰影。

二

在潘萊艦隊駛入東京灣之前的二百五十年中，日本是在德川幕府的統治之下。這是一種集封建特權於最高位的機構。天皇名爲統治者，實際並無權力。這個特殊式的統治階級佔在天皇跟人民之間。它也跟天皇一樣地世襲相傳，以前就是皇室的後裔。

在形式上德川藩是爲天皇所封，事實上它的坐地和權勢是從別的藩族那裏奪來的。不過德川藩並不改變政治的系統，它純粹是藩族間的爭權奪利。德川藩是在一六〇〇年關原大戰之後握到政權的；它用二種手段來鞏固它的權勢：

（一）它在江戶灣，今日的東京灣，建都；離開天皇的京都不遠。它完全代表天皇執政，並且使全部藩族向德川藩訂立效忠條約。

（二）藩族共分二級：上級會協同德川藩參加關原之役，下級乃在戰後投誠德川的。這兩階級的特權區別乃在前者永遠管制後者權力的擴大。

一八五三年潘萊艦隊駛入東京灣的時候，歐亞二洲的任何社會制度再沒有比日本更爲封建得完善。一六四一年的排外政策到此執行完備，除了長崎少數被監視着的中國和荷蘭僑民之外，德川藩在這二百五十年中以全力閉關自守，鞏固封建的勢力。

不過，日本內部卻蘊了一種嚴重的壓力。德川和上級藩族大半在都市中享受他們的財富，因而一批暴發富商從他們田地的財富上建立一種足以在社交和政治上敵對的勢力。

同時在下級藩族中獨個發爲根深蒂固的封建地主在日本西南大爲活動。趁着德川幕府的勢力動搖的時候，那些最最封建頑固的下級藩族卻統制了日本內部，舉起所謂明治革命的新旗幟（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一二年）。

三

潘萊艦隊又對日本顯示了西方國家的權威，武器和征服日本的工具；給下級藩族一個推翻德川幕府的機會，使他們在排外的名目下，掌握到國內的大權。

這個新勢力之強大，使他們敢於採取大膽的嘗試。他們在封建社會裏既然地位高超，他們頗有作領導的自信，而同時又野心勃勃，在年齡上，他們比那批維新都興的藩首們前進。在階級上，他們正介於統治者讓位給農民和市儈的中間。這些人們正在歷史轉變的關鍵，抓住機會，執行另一種的政權。

這個「革命」的事實是這樣的：

（一）天皇被重新捧上台，使它成爲忠於民族和封建勢力的新焦點。這個方式可以使德川的人物在盡忠天皇的掩飾下逃避他們對這個新朝廷效忠的義務。且使敵對德川的二個新勢力——海軍系統的薩摩藩，和陸軍系統的長州藩——得以均分賦勢。要不是奉上天皇的頭銜，這兩個藩族也許又要爲建設新幕府而鬥爭不休。

（二）以統一對外陣綫的號召而重新組織天皇的軍事領袖們敢於訓練農民，施用武器。以這支農民軍擊敗舊式的持劍武士，又以這支農民軍制止沒有武器的貧農。使新的封建地主更爲勢力強大。

杜尼茲被捕後，攜有戈培爾五月一日致彼電報云：「希特勒於下午三時半去世，一切請會數行事」，杜尼茲謂希特勒立有遺囑，但未交到。

× × ×

萬千餘團體於二十日紀念「美國國民節」，舉行儀式，向過去十二個月內取得美國國籍的男女致敬。一九四〇年五月三日故羅斯福總統簽署法案，規定每年五月的第三個星期爲「美國國民節」。

× × ×

上次歐戰美遠征軍總帥潘興元帥，現在華特蘭德醫院恬養健康如恒。元帥今年已屆八十四歲高齡。

× × ×

美國第三十師的部隊在德國馬德堡俘獲十大車的紅布帶，那是納粹用來做黨員袖章的。現在，許多一度被拘留的蘇聯人正用這些布帶，剪成許多紅旗。

× × ×

英國燃料動力部最近始宣佈英國在攻歐不久後即在海峽區中設有三吋徑油管二十根，自去秋初起，此油管每日輸送至歐洲盟軍油量達一百萬加侖。

× × ×

英國電台廣播：盟方已準備將德國軍械裝備三百萬噸，連同德國未用軍火七百萬噸候船運赴太平洋，供盟國對日之中使戰用。

× × ×

五十萬倫敦居民會於一九四一年德國大轟炸時疏散，分往各地。今年五月三日因英倫已不受戰爭威脅，衛生大臣正式宣佈解除疏散令，並協助居民返市。

歐洲的問題

CL作 蕭貴楠譯

[illegible]主義。

今天世界的責任便是努力爲歐洲大國的紙幣負責；這種責任的擔負者，無論是文化，宗教，藝術或哲學方面的，都已被廣泛地派遣各方宣揚文化的種子。這個復興的工作不但須由勝利的歐洲強國，如英國和法國，或是較小的盟國和反軸的附庸國來主持；美國和蘇聯也得負一部份的責任。

外交上，聯合國已經爲穩定歐洲大局而組成了一個安全方略；這個方略早在德黑蘭，雅爾達，和舊金山會議中提出，廣義地說，還是以武力和糾察者的策略來防止未來德國的侵佔世界和它所帶給人類的許多不幸；因爲德國是近二百年來不斷擾亂世事的來源。

政治上，世界和平團家希望能調解西方和東方所產生的，完全敵對的社會和經濟觀念所起的磨擦。他們要一種制度可以調和太偏右的英美的傾向，太偏左的蘇維埃勢力；不從資本主義民主，也不從馬克斯主義。

地理上，他們希望[illegible]，民族的重負，也得減輕它們的痛苦。鼓勵和容許一個德國的道路，恢復歐洲各國的繁榮。

經濟上，他們願以技術和經濟的協助，重建人民的家業，都市，鐵路，和工場；那些在戰爭中被改爲製造武器的電力工廠，並且供給大量新機器，以產生世界市場所需要的各種用品。

心理上的問題大概是最爲根深蒂固，和最難排解的問題。但是他們還得努力地使瀕臨混亂的歐洲人民，對於過去生活的愉快，激起他們潛在彼此之間建設一種融洽社會的意識。如果世界不必再遭受慘重的災禍，上面所述的許多[illegible]全國必須文化復興工作者推行成功，由人民合作[illegible]（完）

時事問答

（一）[illegible]

（二）第一次大戰[illegible]在何國？[illegible]

（三）[illegible]成立[illegible]？

（四）有人說社會門是美國第三十二屆[illegible]，有人說他是[illegible]

（五）[illegible]最近一次[illegible]時候？

日本近況

東京的「戰時農園」

在盟機不斷轟炸下，東京已有三分之一完全變成一片焦土。目前建築材料奇缺，因此無法搭造新屋。東京當局鑒於食糧缺乏之情況，乃設計在焦土上開闢「戰時農園」，從五月初起，發動中學生整理焦土區域，散播白菜種籽。

男女學生多有「出路」

東京都市的小學生們現在都有「出路」了。上京和朱雀兩國民學校的女學生們百名，已受工廠徵用，其他的學生們也有相繼被徵任市內電車的售票人的。目前這些被徵用的小學生們，正在受訓練中。

事實勝於宣傳

B——二十九超級空中堡壘猛炸日本重工業都市，一般居民多少有受損失者，日寇當局乃大肆宣傳謂「鬼畜美國，毫無顧忌及蓄意濫炸大都市，爲天神所不容之人道大敵」，意在激起人民敵愾之心。但京都爲日本六大都市之一，該地爲文化宗教中心，迄未被炸，實爲打破日寇宣傳的有力事實證明。

糧食危機嚴重化

富山縣年初大雪爲近年來所罕見者，當局自二月至四月初動員軍隊及學生展開「雪消運動」，還現麥作受害，減少產量二分之一，使糧食缺乏之危機更形嚴重化。

再過平民生活的羅斯福夫人

羅斯福夫人踏出了白宮之門，卸下總統夫人沉重的擔子而恢復平民的身份了。

羅斯福夫人會說是個很活躍的人，對人民很關懷，對事業很熱心。踏入白宮後，她的見解更廣博了。她像羅斯福一樣，是以世界民族爲前提的人物。她不是當代偉大的思想家，但多才多藝，經驗淵博。

她的無線電廣播講演，充分表現女性雷厲。在演講台上，她態度悠閒自如。她又是個著作家，著作已完成不少：「民主政治的精神法礎」，「當你有權選舉的時候」，「婦女的責任」，「我的一日」，「我的故事」。她爲許多雜誌寫文章，著名的「我的一日」天天在報紙專欄上發表。

在她踏進白宮前，她已編輯過一種雜誌，名叫「赤子」，她是一家女校的副校長。她也開設過一家傢俱店，由她自己管理。她對人民居住問題，極有興趣，她是紐約房屋協會的會員。

她曾任民主黨州委員會的女會員，她常常幫助社會的福利。

當她負起總統夫人的事時候，社會上多方面的事業謝絕了她的參與，但是今後，她是平民了，各方面的事業又重新在她面前打開了大門。

蒂田的畫（短篇）

B．卡伐林作 白禾譯

本篇作者B．卡伐林在列寧格勒大學肄業，後研究文學，他早期的兩部小說已經譯成多國文字。他是蘇聯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戰時任列寧格勒一家文藝雜誌的旅行記者。

我在北海艦隊中所遇到的海員中，中尉希臘葛拉·米希維利是最有趣味的人物。我們一很投機。他指揮一隊巡七船，當然是忙透了。但是一個喬治亞人總是忘不了結交朋友的。

黃昏時分，我們常坐在他的小艙中抽煙，聊天。有時我們只抽烟，不聊天——這也是很愉快的。我喜歡他——他右手有灰現在看來有點過時的禮貌。他總是靜地噴着煙，娓娓地談起許多在戰前只有在夢中才會發生的事。

我遇到他的時候，只有他才能了解戰爭。他了解陸上和海中的戰爭。到過平斯克沼澤地，也到過北極山嶺地區。他隨便談談地談着戰爭，一點不動感情，很忠實地敘着。

他是個真正的戰士。看樣子他簡直迷在勝利——他爲它出盡了力——後要些什麼，都沒有想過。

我有一次把這個問題問他，暗示給他說，帶着武器的人們，每天每一小時都有死的可能，他們不會想到未來。沒有時間，也沒有那樣的希望。

「你錯了，」他答道。「他們是想到的，而且想得很多。『未來』代表什麼呢？每人有着自己的希望和計劃。但是，它在每人心中都代表着勝利，回家鄉，休息，一個新的生活。未來將是十分寬大的，」他感慨地說。「人們受盡苦難，應該這樣希望。他們明白這點。他們關心着未來，也許這是一種本能。要不要聽我講一樁事？我的話對不對，你自己能夠判斷。」

（一）

一九四二年春天，我們正在陸上作戰，要保衛有許多國家花園和彎曲的溪流的古城市。這城中滿是嫩白的櫻花，那時正是櫻花兒盛開的時候。有一條戰綫是沿着一條名叫下仁可伏的溪道對峙着的。我的司令部——我是一連的司令——建立在東部那座史蒂文，巴索雷時代的古歷斯頂中。

有一天大清早的時候，我醒來模模糊糊地在研究地圖。我剛把才從德國人手中奪回的房屋上加到了十字，一位戴着闊邊帽的小老頭子就被引進來見我。他頭髮花白，臉色蒼白，沒刮過鬍鬚，穿一件蓋滿灰塵的長外衣；看來像是有點瘋似的。但實際上他一點也不瘋，相反地，他還清楚地告訴我他的身份，很有禮貌地說明他爲了什麼事情以「大膽地來打擾您」。

他是P城博物院的主任。說來這裏是個好博物院，在戰爭沒有遇到我們對這開砲以前，我早就聽見過人們說起它了。

「我的名字是柏乞克亨，」他說，「我是柏乞克亨的後代，我祖先們經商，他們的古老住所就是現在的博物院。」

他接着講他來見我的事務：

「博物院中絕對看得到很多極有價值的藝術品，」他說。「不過其中有一件做造不出的傑作是一定要搶救出來的，要是讓德國人那樣野蠻的人把它搶去，歷史一定永遠不會饒恕我們。」

我問他這巨作是什麼。他說是蒂田的畫，「春的覺醒」。

P城中有蒂田的作品！我正要把這位柏乞克亨的後代送出門去，但是，他攔住了我。

「我以爲，」他說，「P城是不像會有蒂田的作品的，但是，你知道，P城離邊境不遠。一九一八年當那些吃醋的布爾喬亞逃到外國去的時候，他們常被截留在邊境上，於是他們所攜帶的藝術珍品就轉入了博物院。當然，列寧格勒方面要過這張蒂田。但我反對，而且盧那查爾斯基幫我說話，發表了他有名的意見說：『小城市也有保存偉大藝術的權利。』」

你且想一下我們談話時的情形。德國人已經開始用坦克開火，離我們很近。泥土和碎石塊不斷地飛濺進來，這一位頂着大寬邊帽的矮蘑菇卻滔滔地談着古今的作家，很莊嚴地對我們講着蒂田的事蹟。

我反覆地想過這件事。在最後分析下，這兒是不可能辦這件事的。前一晚上，我們的醫師要我派人去取醫藥用品，這些藥品和蒂田一般，是遺留在德國人那邊的。我們需要它們，正和我們需要蒂田一樣。要是我們一舉兩得——把醫藥用品和蒂田都取來就好了！

我請巡七隊的諸金中尉來。我認得他。他是列寧格勒人，在佛隆茲軍事學校中讀過書。他是個黑燄身材的人，瞧來文質彬彬，其實是一個大胆而機警的巡邏人。而且，他擅長繪寫，正是做這副蒂田不朽傑作的適當人物。

那天晚上，中尉和那位博物院主任（他不肯脫下寬邊帽，換上鋼盔）溜了一輛伴來的汽車，動身到前綫去。黎明時分，中尉有點悄然地回來。他帶回了醫藥用品和蒂田。但是，博物院主任不幸永久留在P城了。

「那幅畫是存在他家中的，」中尉報告說，「我們開車去取它。他開始拋出他的許多零碎東西，他們開槍射擊他。我們拚命找路回來。」

那時我正帶着一隻上好的德國手槍，我取下來贈給中尉。半年之後，我們在莫斯科定做了一塊牌子安在槍上：「紀念一次軍事使命的完成。」

那大畫捲在一個筒中，和紗布，酒精，一包一包的棉花和麻醉藥品一起堆放在車中。我們打開它來都讚嘆不息。天，它真美！在花園中一棵花朵怒放的蘋果樹下安放着堆滿了肉，麵包，和樂器的大桌子。男女農民們圍成一團跳舞，唱歌快樂而健康，寬大雜色的衣裙上滲透了汗。在一邊，火炬圍着一個酒桶，桶上坐着一位穿着大皮靴的大兵；他正在喝酒，一條紅色的酒泉沿着他的皮靴瓶往下流。樹上掛了不少燈籠。那是村中的節日，一個春天的節日，一種使你見了高興的景色。你見了它就像你也參加在這一群人中，跳舞，從桶中倒着酒喝，咬一口洋葱，嚼一口麵包似的。

（下接第八版）

燃起我們生命的火炬

林奔

在嚴寒的冬夜，
朋友，去呵，
去到那沒有光亮的曠野，
燃起我們生命的火炬，
讓我們的生命燃燒，
把黑暗燒成明亮的光明。

× ×

去呵，朋友，
燃起我們生命的火炬，
讓我們的生命燃燒，
在嚴寒的冬夜，
在沒有光亮的曠野。

× ×

一顆星雖渺小，
在寒夜，那不能地發光。
星火可以燎原，
我們不該忽視自己的光亮與溫暖，
是寒夜行人所需要的。
燃起來吧，朋友，
讓我們燃起生命的火炬，
讓我們的生命燃燒，
在嚴寒的冬夜，
在沒有光亮的曠野。

[illegible]

中篇連載

（續）

成湘說着，一隻手捏起綉花的絲線，一隻手倒舉起鋼針，往針眼裏穿。綉花針的孔眼細小得難以辨認，成湘的兩隻大眊的眼睛注視着那小針孔，又把捏在手裏的絲線頭子送上嘴唇去抿了抿，瞄準了針眼，一下便穿中了。

「你願意教我麼？」箍兒瞇起眼睛笑着問成湘。

成湘那嫩白臉孔上露出一層驕意的喜笑，告訴小箍兒說，有閒工夫，她便替她在花框子上繃起刺繡布面子來，叫她同她自己一路刺繡，遇到有什麼困難處，成湘當然告訴她的。兩個人談得正高興，只聽二廳門縫上的小鐵鏈被門板子搖得咯啷一聲，隨後有人進來，腳步聲走近過來，她們聽出是冬霞姐姐請的那三樓老太太來給伯母驚佛了。

三樓老太太，這起兩只大腳，邁着剪形的步子，一走進房門去，便聽得她那粗啞的喉嚨說話：

「腰疼了幾天了？」

坐在炕頭上苦喪着臉兒，伴着她的姊仙，把母親起病的原因都詳細得告訴了三樓老太太。三樓老太太的頭髮都白了。殘剩的疏髮在後腦勺上打起一個小髻子，髻子上還插着一根銀簪，閃閃耀目，她是個鐵石心腸的狠心人，那兩隻大眼和那一張團臉盤子，這一副無情的面相，便可看出她是蠻蠻的老婆子。她命病人裸出腰部來，便伸出她一隻右手，並且用左手抻起右手腕上的袖口，然後把手指往嘴唇上濕濕，只見她豎起兩隻發怒的眼睛，狠狠的用力往病者的腰部用手指一捻，只聽得病人尖叫聲，嚇得房裏的姊仙和冬霞，房外面的成湘和箍兒，心裏都跳起來。箍兒和成湘兩個都把針爾丟下，從那事棚子裏跳出來了。

那白頭髮的三樓老太太，捨了病人的腰以後，眼皮慢慢的閉下來，那一套神起袖口的右手，只伸出一根食指，在往病人的裸腰上呆板的總圈子，口裏念念有詞，並且不停的在吹出氣來。這樣，足有一刻鐘光景，她才慢慢把眼皮張開，又把那伸出的手指往舌頭上沾一下，往病人腰上劃一個圈，吹一口氣，就完了。據說她念的是一套咒詞，這咒詞便可以抑病除邪，不管內外科都可以醫好的。

三樓老太太站起身子來，那一張枯皮網臉仍是無情的並無笑意，說：

「把被窩掩好，別漏了風，要多睡幾日子暖炕頭兒。」

臨走時，呻吟的病人和兩個姐妹強留這位老太太吃飯，老太太倔強的死拗開她們的阻攔，走了。

冬霞和姊仙送出老太太去，姊仙發現窗外面爬着偷聽的箍兒與成湘，便皺起眉頭對她們瞪了一眼，等送出老太太回來，姊仙用着大人教訓小孩子一般的聲調，用手指指點着成湘和箍兒，說：

「你們剛才是做什麼？還有什麼聽的？你們不知道裏面看病的麼？叫你們就把人害死。……」

姊仙說着，鼻孔裏還哼一聲，才進房門裏去侍候病人。成湘與箍兒遭受到這一頓沒趣的斥，都變得邊紐二廳門外面來，坐在門限兒上發呆，連那剩綉花枕的事也都忘了。成湘心裏很不過，板着臉孔，刀[illegible]手指了腮，[illegible]楊的對着二廳門的倉庫出神。箍兒卻不在乎，她雙眼還眯笑不止，露出那一口門牙的黑根子，一方大臉毫不憂愁的扭過來，朝向成湘，說：

「她爲什麼不讓我們聽？」

「怕把神嚇走了。」

「什麼神不神，我才不信哩。」箍兒大聲的說：「那都是假的，在我們村子裏，也有這麼一個老太太，說還會請神下來附她的體，替神說話。可是她看病的人病都沒有好，還有的被她看死了呢。簡直是瞎口裏胡說八道。……」

小箍兒說到這裏，成湘嚇得趕快過來用手掌擋住她的嘴，臉孔蒼白着說：

「你小心給他們聽着，那貓眼珠姊仙姐姐又要過來罵我們呀。快別再說啦，說出來沒一點好處。……」

正在這時候，只聽得圍牆的柵欄外面，狗繹巴子處地咿咿嚶嚶哭着走過來，他精光着小身子，一根歪辮兒拖在頭一旁，用手背揉搓着眼皮，慢慢向這裏走來。成湘趕快走上去，迎面喚叫處地，問他受了誰家孩子的欺侮。處地揉搓着眼皮，咿咿嚶嚶只是唱歌一般哭叫。成湘問了他很久，他才說隔舍家討厭的孩子對着他撒土，把他的眼睛迷了。

成湘哄他道：「是誰家的孩子，這麼野蠻，把我們處地的眼睛迷了？走，我們出去揍他！」說着，她便牽着處地往柵欄外面走。其實她何曾是替他復仇呢？她只想把這孩子哄騙出去，免得他到家裏去攪擾病人。

箍兒也跟出來了，搖擺着兩隻大腳丫，[illegible]魚嘴，那根土黃色的小辮子不停的在她腦後擺動。還出破柵欄子，在坡坎上，就看見那個孩子，[illegible]的嘴脣，不知咕嚕一些什麼話，精光的小身子上都是土。成湘看處地，便指着問道：

「你這尖頭的孩子，是不是你撒土迷了處地的眼睛？」

那精光着小身子泥土孩子，與處地的個子一般高，他聽成湘問他，便斜起了眼睛看她一下，又低下頭去擺着嘴唇說：

「他可往我身上尿泡哩？」

「誰給你身上尿泡？」成湘回過頭望着處地：「你往他身上尿尿來麼？」

處地瞪起兩隻小眼睛說沒有。那個孩子走過來翹起一條腿，把處地的腿子指給成湘看。趁那孩子不防備時，處地仗勢欺人，正在地下抓起一把沙土，猛擲過去，那孩子立刻用手捂着眼睛，但並不哭，卻彎着低下身子從地下抓土，誰知處地早已跑得沒了影子。那孩子把眼睛揉開以後，找不到復仇的對象，跑到柵欄口前面站着，挺直了小身子，示威的叫着：

「狗繹巴子，你是好的你出來，不要做力兒王呀？」

誰知處地早已溜進了二廳門，這裏成湘和箍兒把這個孩子勸了一番，才算完結。這孩子雖然走了，但嘴裏卻在罵着，說以後再幹。

「處地這孩子還是皮臉子，誰惹他一下，他就哭。我看還並不是人家野！」箍兒說。

「你可不知道哪。」成湘說：「處地還是大伯家的命根子，誰敢碰他一下？只有他欺侮人家。在家裏的姐妹們[illegible]讓步慣壞了的，一出門還像在家裏那樣欺侮人家，那還行麼？所以整天天他都哭着回來，好幾次，若是給大嬸娘知道了，一定要找出去，弄得街坊們上門罵一頓，這樣[illegible]是仇人。」

（未完）